



赵秦青画

舒 年

改编自南派三叔同名悬疑小说的《老九门》正在热映，在网络上点击率轻松破亿，同样是破解矿山之谜，笔者不禁想起多年前读过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矿藏之谜”。

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波罗，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这些名字我们耳熟能详，他们的事件如同模板一样，为后来者提供了无限想象空间。

推理小说登大雅之堂？

上大学的时候，教文学史的“老夫子”曾对着睡倒一多半人的阶梯教室大发感慨，“你们要趁着大好青春多读文学名著，等以后工作了，回到家累了，也只能看些武侠和推理小说消遣了。”

听着是那么回事儿，但细想又觉得不对

雨一直下

周玉娴

这几天，一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微信朋友圈看雨。我的朋友圈被水“淹”了。

雨一直在下，将近一个月了。

雨，漫无边际地扯着帘子，大山、田野、村庄、道路，在雨的世界中无奈地叹着气，只有小河异常欢快。雨，仿佛从来没有停过，朝朝暮暮，黑夜白昼。昼夜似乎没了界限，都在雨的时间轴里行进。

“所有人都去大圩了，24小时守着。”“几个小圩破了，圩里的村子群众早转移了。”“县城边的圩决晨漫破，县城一半在水里了。”“所有的圩都破了，全县民兵上长江大堤死守。”“长河成了悬河，解放军来了。”这几天，几百条关于水的信息在朋友圈里闪过。我想到了自家的老屋，不免担忧起来。

故乡江湖勾连，水网密布，是沿长江地带的鱼米之乡。在上世纪末改革开放大潮中，故乡仍保持着千年农业传统，一年种双季水稻和一季油菜或麦子。很多乡人过着候鸟般的生活，农闲去邻省的工厂里打工，农忙回家收种农作物。那条名叫干滩的小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干滩发源于山中，山泉水和雨水是河水的主要来源。秋冬水少，孩子们喜欢在河滩上玩耍，在那瘦成一条小河沟的水上嬉戏；春夏时节，小河水满，摸鱼捕虾是我们的最大爱好。用石头垒起小水坝，用自制小网围大鱼，都是夏日趣事。有一年，黄梅雨下了很长时间。一夜之间，河上那座木质小桥被冲得只剩下几截木桩，孤零零地站在浑浊咆哮的河水中。那条平时被我们“欺负”的小河，怒气冲天，裹挟着进入河道的一切，冲向远方。发怒的小河让我印象深刻。之前那么轻柔的小河，水流潺潺，秀气地在河道里左右转挪，仿佛怕人似的。有人在河道上游挖沙做房子，有人在河道里挖水凼以便取水，还有人把河道当下水道倾倒垃圾和污水。小河都没说什么，只是带着污浊，送来清流。可是，河水一旦借助雨水和山洪成了势，就显出它的威风来。与大江大河比起来，干滩还是温和，它流向的湖泊和长江却是一汪大水。

水，是江南水乡的构成元素。离乡多年，故乡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是一幅青山雾罩水濛濛的景象。冬暖夏凉的井水，挂在半山的如翡翠般的水库，流经茶园、果园和烟田的水圳，穿城镇而过的小河，还有稻田浩渺的湖，以及那浩浩荡荡的长江，这些水构成了我梦中的江南水乡。水，还是鱼米之乡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梅雨，在乡人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故乡流传的谚语有“不田易做，五月



赵秦青画

难过”。仅梅雨期间，故乡就出现了很多雨节。比如农历五月十三是关刀会，那天必要下雨，因为关羽磨刀需要水；农历五月十八大潮，那天必下大暴雨；农历五月二十三是螞蚱蛄节，也得下雨；农历五月二十八是老乌龟过生日，必有雨。这些对梅雨的总结，几乎都与农事和节气有关。

因为有好雨，故乡才成为江南水乡，可是就现在的水文记载和乡人的记忆，人与水的博弈从未停止。大涝和特大洪涝灾害在故乡的历史上常有发生。自西汉至民国，有文字记载共发生水灾 125 年次，其中大灾 68 次。上个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发生水灾 14 年次，平均 3 年 1 次，其中大灾 9 年一次。水文志上有记载，县城边的一个镇至今保存着一块清代乾隆年间的水文碑。从右至左分别刻有“潮水”和“至此”字样。水文专家在一本私人编撰的大事记中找到了一条记录：“公元 1764 年（乾隆二十九年），邑中大水，镇中行舟。”想象那一年，人们在集镇街道划船出行，和我这几天在手机上看到的乡人划舟在街道中穿行的图片何其相似。据当地人回忆，只有 1954 年的大水淹到了这块碑。

1954 年，父亲记忆深刻。那一年，黄梅雨下破了天，父亲出生刚一个月就被放在箩筐里，被舅爷挑着和奶奶一起逃上了山。有文字记载，那一年春夏，县城内江堤、圩堤几乎全部漫破，受淹耕地 42.39 万亩，倒房 14.55 万间。数字背后是人们混在雨水中的血和泪。父亲后来在故乡做屋，将地基深挖 1.5 米，全部垒上青石条，屋子台基又垒得高出地面将近一米，全部填以砂石，为的就是防止发大水的时候洪水进屋。而进入我的记忆的有 1991 年和 1998 年两次长江流域的洪水。通过电视新闻，水灾牵动了很多人的心。

“现在水利好，不像过去早涝愁人。”我一个远亲坚持在故乡包田种，他对故乡的水利很有信心。新中国成立后，故乡就修了大大小小的圩，那都是乡人在冬季农闲水小的时候，一筐土一筐土挑出来的堤坝，为的是管住水，保田种。长江大堤更是水利建设重点工程，经过几十年经营，如今江坝堤上能跑小汽车。可是，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种田的人还是走了。年轻一代后生走到城市，就再也不愿回乡种地。因为种地太辛苦还要看天，风险大。土地可以流转，乡人动了心思，现在质量好的大米多贵呀！只要不是雨水特别多的年份，大面积种田还是利润可观的。近几年，大圩里水稻田一到黄梅时候，又是绿波万顷、

绿意盈盈。长江水在江坝堤里缓缓向东流，大河小河的水流到湖里存着蓄，以备干旱。爷爷和父亲们一筐筐挑出的圩堤锁住了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修坝后人好种田。

今年，雨一直下，没了头的雨，又在故乡肆虐了一回。千万滴水重重汇集到了故乡上空，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击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在大大地上横冲直撞，来不及流进小河就淹没了道路，来不及亮出闪亮的皮鞭就着急忙慌地倒到地上。我仿佛能听到雨中人们的一声声哀叹，哀叹雨水已经将刚刚做好的房子，刚刚耙过的稻田，刚刚种下的菜苗，都浸泡在了一盆浑浊的黄泥汤里。我多么希望有一双神的手，拨开故乡上空青色的雨云。

本文插图 赵秦青

真正值得回味的推理小说，不只有精妙的手法和严谨的推理，更重要的是，它们展现了社会百态。

名侦探的“画风”该是什么样子？

比如“故事中不能有恋爱成分”，这年月，没有点朦胧爱情恐怕观众不买账，君不见《基本演绎法》里的华生，已经变成华裔女士；“一部作品里只能有一个侦探”，侦探间的斗智斗勇似乎更令读者和观众喜欢；“不应以死者其实是自杀或意外死亡收场”，比范·达因资历更老的柯南·道尔，在“雷神桥案”中，设计的结局就是受害人自杀以陷害他人；“凶手不得以大型犯罪组织为后台”，《嫌疑追踪》里的 HR 组织偷偷乐了。

墨守成规，本来就不是文艺作品的应有面貌，推理作品亦然。

推理背后的社会百态

然而，范·达因的“20 条军规”中，还是有不少得以被同行“贯彻始终”，比如，“必须明确、公正地将所有线索呈现给侦探与读者”、“不得使用占卜等超能力来确定嫌疑人”。这就使得读者或观众，其实与侦探收集到的是同样的信息，处于同一平台上，同时进行推理。推理小说，与其说是嫌疑人与侦探之间的智力竞赛，不如说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竞技。

名侦探就像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的正义化身，不用刀光剑影，而靠缜密推理和唇枪舌剑。每个读者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侦探，一个侠客版的英雄，疾恶如仇。他们智慧过人，东野圭吾笔下的神探伽利略，理工男物理学知识精湛；他们行侠仗义，福尔摩斯屡屡

出手帮助孤女寡母，保住后者的生命和财产。

真正值得回味的推理小说，不只有精妙的手法和严谨的推理，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事件背后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展现了社会百态。日本推理作家松本清张的《点与线》，被称为世界十大推理小说之一，案件背后是令人咋舌的营私舞弊，最终的结局，是事情的真相就此泯灭，幕后主使反被加官晋爵。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侦探或警察，还是无力改变很多事情的。

松本清张的写作风格影响了足足一代人，也令后来者知道，在延续对社会形态关注的同时，一样可以“脑洞大开”展开想象。比如官部美雪的《火车》，折射了弱小女子面临的世态炎凉和人性冷漠。

即便是受推理小说深刻影响的影视作品，也延续了对社会形态的关注。比如动漫《名侦探柯南》中，向福尔摩斯致敬的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在历代 19 部作品人气投票中得票位居第二位，拷问的则是“世袭制”。

公平有时更重要

现在，新的推理类小说，成功者并不多，反倒是类似的影视剧备受追捧。但是，许多情节，都能找到上个世纪，甚至上个世纪风靡的推理小说的影子。比如，当侦探们对着建筑物设计图寻找蛛丝马迹时，资深“推理粉”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六个字——“诺伍德建筑



人生最糟糕的不是失去爱的人，而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

赵秦青 画

告别“耻于启齿”

文 宁

见过各种建筑 TOP 排行榜，如世界最漂亮的教堂、音乐厅、博物馆、市政厅之类，见过最亮眼的公厕排行榜吗？

一家知名网站推出 2015 全球绿色公厕设计 TOP10，惊艳亮相的有挪威艾于兰的观景公厕，瑞士洛桑的透明公厕，新西兰惠灵顿的毛毛虫厕所，法国的稻草厕所，英国伦敦布利顿镂空造型公厕，美国得州科罗拉多银行公园钢板圆柱公厕，瑞士乌斯特市马赛克集装箱式公厕等。

调侃公厕，放在几十年前，几乎不可想象。改革开放之初，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最头痛的就是公厕数量寥若晨星，卫生条件不堪入目。曾有人形容在北京公厕的如厕体验，“哭、笑、叫、跳”——“哭”是说给臭气熏死了；“笑”是指厕所四面无遮挡，很滑稽；“叫”则是被厕所里蠕动的蛆虫吓得叫喊起来；“跳”指的是厕所污水四溢，怕踩着粪便就得跳着走。许多外国人视在中国如厕为畏途，甚至奚落中国人只注重“入口”（餐饮），不注重“出口”（如厕）。这在当时很让我们没面子。

于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场景出现了——1983 年，中国国家旅游局召开旅游厕所工作会议，这堪称世界旅游发展史上第一次“国家级”旅游厕所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拨

何 亮

来子长前，只知其是偏远荒凉的黄土高原上一个小镇，因诞生了民族英雄谢子长而得名。到了县后，方晓此同山川大地竟如此俊美，人文历史更无比厚重。

激情喷呐

谁能料到呢，一支小小的喷呐，在中原许多地方不过是用于婚嫁娶的“响器”，在子长却不仅能登大雅，文艺者众多，而且竟能奏出如此曼妙的音律！

由于长喷呐协会选送的喷呐独奏《黄土情》，将《兰花花》等民歌元素揉于其中，一听便是黄土味、高原风。高亢时如凤鸣九霄，低回处似黄河滔滔，将这片贫瘠而坚韧的土地上亘古的爱恨情仇演绎得淋漓尽致。这固然得益于那些早已浸入人心的歌儿，可是此番由喷呐奏出，就更如杜鹃啼血，声声撼人。

由享誉全国的喷呐艺人焦养亮编导的《红军出征》，是 12 支喷呐伴以威风锣鼓的组合。全曲以《工农齐武装》这首脍炙人口的红歌为主旋律，穿插了《大摆队》、《将军令》等传统喷呐曲，喷呐响起时，恍如军号齐鸣，令人

血脉贲张；而喷呐手步伐齐整的列队行进，灵动有序的阵形转换，也俨然如同沙场点兵，那神态那气势让人激情迸发，狂热鼓掌。后来我才知道，这节目曾随中国军乐队代表团参加过英国爱丁堡军乐节，在长号圆号齐备的西洋乐队面前也毫不逊色，赢得外媒交口赞扬。

不过，令我印象最深的喷呐曲，还是在华夏始祖黄帝曾留有过迹的高柏山上的演奏。在大片盛开的山丹牡丹丛间，四位喷呐艺人联袂吹奏《山丹花开红艳艳》。个个羊肚子手巾缠头，羊皮坎肩在身，敞露的胸膛和臂膀一水儿的腱子肉，彰显着陕北汉子的粗犷。

神奇石窟

地处黄土高原、历代皆为边塞的子长，竟有座始于西晋而完善于宋代的佛像石窟。

石窟在安定镇，名钟山石窟。入门伊始，便见两壁和门楣上雕刻的菩萨像和佛教人物故事，乘白象的菩萨，驾狮子的文殊，捧供品

师”，福尔摩斯原著的经典案例，被许多推理作品竞相效仿。

即便是现代作品，联系也很广泛。比如岛田庄司的代表作《斜屋犯罪》，作案工具和电视剧《神探夏洛克》中“三签名”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三签名”就是根据原版小说《四签名》改编的。搞清了这些关系之后，就会明白推理作品的套路在哪里，看出破绽端倪就不在话下了。

事实上，科技改变了推理小说的故事架构，过去要在故纸堆里寻找的人物亲属关系，现在有了 DNA 检测；以往需要侦探的博学知识才能发现的线索，如今上搜索一下便知一二。人们不只关心小说中的嫌疑人究竟是谁，也关注在寻找嫌疑人和惩处罪犯过程中，是否公平公正。

读者的认识在变化，推理小说，乃至据此改编的影视剧也在变化。不过，不管侦探或是警察，不论其聪慧过人还是勇敢无畏，在小说或影视剧中，往往能孤身抓住嫌疑人，却难以凭借一己之力将更多悲剧避免。因为，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社会也是复杂的，而作品中失控的案件，只不过是种种问题和矛盾的总爆发而已。

真正的侦探，不仅能破案，也能洞悉这一切。推理可以找到真相，但真相有时又是那么无力。

就如同在“东方快车”的结尾，大侦探波罗最终放过了 12 名嫌疑人，“由于结论都已经摆在你们面前，我可以荣幸地告退了。”

这就是名侦探应有的“画风”。



欧 阳

才到小暑，热的感觉骤然附身，想着去树底下打个盹，结果“阴凉地儿”也冒热气，林荫道上人迹稀疏，看到初心不改的少年，仍在边上的体育场狂奔乱跳，顿感肌体老化。收起不服的壮心，背着汗返回，发现小区门口那些冬日里都坚守岗位的门卫及其军师们竟然都不在岗，树下涂抹着楚河汉界的桌凳空无人影——大约是真的热了。

刮风下雨的南方不时传来一些与天奋斗不太其乐无穷的消息，让胸怀天下的侠士揪心。老天爷还真是添乱，本来就热得有些燥了，还非要升高穿透皮肤入心的温度折腾人……

睡眠不好，夜半少不了胡思乱想。也不知道是时间还是时事的原因，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却还是没有甩掉浮躁的心绪。孤守台灯，梳理过往存稿的画卷，也理不出头绪，反倒是残存着不少炎炎夏日的怀念。

追想少年时代，对夏日总是有些期待的，盛夏山里各种野果分时成熟，蘑菇、山菌雨后纷呈，即便没有这些，密林下听山风演奏自然的啸声，一阵急、一阵缓，似有序又似随意，或高天云山突然崩裂，骤雨倾泻，屋檐下正踌躇顾盼间，彩虹飘临，清风洗面。特别是山溪、河流，每到夏日，赤裸相戏亲密无间。而雨季的复归，使得春冬平缓静谧的河水嚣张起来，激流奔涌无忌，整个星月寂静的夏夜，河流肆意欢愉的歌声都能从数里之外游走到幻想的床沿，安详的涛声相伴夏日的梦园，银河下仿佛只有自己的存在。

待到文明着色，文人情怀替代了果实成熟季节的期待，一杯茶、一壶酒，一部残破的书卷，人在繁茂成荫的大树下，心跟着和煦的风去漫游未知的世界……终于，在文人的诱惑引导下，躯体也跟着梦想踏进了城市。

无梦的夏夜

置身人为雕琢的“自然世界”，从校园到胡同到大街，有很多时候，折返点都是书店。我很少买书，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对文字构建的领域都充满着赤子般好奇的欲念。

本来我是有些讨厌北京的，春日的黄沙和冬日的干燥，还有煤球燃烧蔓延空气的粉尘，都让人生厌。然而在大学快结束的夏天，因为决定和北京说再见，当大家都奔去外地实习游玩，我选择了留下来闲转。整整两个多月，除了偶尔有从建国门步行到人民大学之类的徐霞客行为外，上午读书闲聊，晚上闲翻读书，有“公费”月票的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去玉渊潭游泳，那些绿得发光的树叶，每天都给我不一样的愉悦。

“没有南方的潮湿，但美得像南方一样。”邻校的同学明华得知我的感触后，在随后的周日清晨拉我去逛圆明园，还美有“修复”的荒野荷叶蔓草杂生，残石、松树伴着无序的花开，被杂草在水烟晨雾的纱幕里，直到日出驱散雾霭，鲜亮的色泽满目，迤逦迷乱心智的美色。后来的梦影，在山林野花之外，多了人文、自然相伴的光影，我留在了北京。

随着圆明园早已失去了自然的容貌，这些年水泥钢筋构建的世界越来越大，城市里所有的响动都带着人为的痕迹，连风吹雨打和杂生的乱草都不像是自然的馈赠，上帝的影迹似乎正销声匿迹。听说远在数千里边陲的故乡，昔日的河流也变成桀骜不驯；虽然因为水电的发达变成了淡水，却没有少了洪水肆虐两岸良田的纪录。

我主观地认为，自己是在自然中长大的，岁数长着长着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失去了对人文的向往，那些有闲暇耽于铁屋子出城觅迹泥土和杂草的人为什么不都在都市里留点人去染指的地界儿呢？夜晚回到自己把持的笼子里，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样的梦。

可能是不适应自己曾经追逐过的世界了，自己有时候还有点压抑，忍不住会小心地作大声呼喊吧，但在嘈杂的城市丛林中自己都听不见那个声音，在嘈杂时不想焦虑一下，结果是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有点烦心。

如今炎夏又来，躲进窗户关闭、空间封存的空调格子间，即便能想起遥远的松涛，也是辗转难眠，曾经有梦的夜晚变成了烦躁的长夜，天上星辰之光依旧，地上车轮掀起的风噪声和雾霾也依旧……

一盘土炕，两张薄被，中间搁一炕桌，桌上一盏高脚油灯。墙上幅边区地图，南窗下一张简陋的木桌和一把椅子。这便是当时所有中央首长办公室兼寝室的“标配”了。

讲解员讲了一个故事，毛主席日理万机，仍不忘教警卫员们识字。先从“一二三四”教起，教了写法又说道理：一是指一个人要一心一意，要一心为了老百姓，一意跟党走革命。二是指两种战争，古今中外打仗无数，打来打去只有两种，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我们红军和共产党要用正义战争打败非正义战争。三是指三大纪律，革命队伍没有纪律不行，没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打不了胜仗。四是指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还要做好四件事：一要宣传和发动群众一起革命；二要建立工农武装当我们的后备军；三要建立革命政权；四要建立地方党组织。

水有源，树有根。站在“红都”，我看到党的领袖们生活如此简朴，与属下和人民是如此亲近，而在战略决策上又是如此高瞻远瞩，寒窗通宇宙，陋室察乾坤。

简朴才能亲民，亲民才得人心，一心为民而不图私利，才能不为浮云所蔽，终将战胜一切只重私欲或仅代表权贵与富豪利益的政治对手。



杂说

子长礼记

果篮的善男信女。虽然身量都不盈尺，却个个雕工细腻，看得出眉眼表情。

最见匠心和能反映宋人情趣的，要数石壁间的 16 尊罗汉了。或许，雕琢佛像无论如何都是虔敬严肃之事，供匠人发挥灵性和融寄情感的空间有限，而刻画罗汉，就尽可驰骋想象施展才华了。你瞧，左面圆颅大耳的这位，跷起二郎腿像在闭目养神，手里却把着一串似有动感的念珠。邻座高鼻深目的一位，好像注意到了同伴的不谨，皱着眉头斜睨过去。一位罗汉怀抱一幼狮，调皮的狮子一口咬住主人的耳耳，罗汉神情微露痛苦，却不忍将幼狮赶开，而是双手将它托高以减轻耳痛，其景其情，令人忍俊不禁。

光荣“红都”

都知道延安是革命圣地，却鲜有人知子长也曾为“红都”，是红军长征到陕北最初的落脚点。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我驻足凝思。